

景明刻本紀錄彙編

五十

中國書畫史綱

卷一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四十七

今言卷之四

鄭曉

二百六十六

正德元年十月劉瑾入司禮監矯詔殺太監王岳徐
智范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暘勒少師劉健
少傅謝遷致仕以吏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侍
王鏊爲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兵書許
進代芳加李東陽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
殿大學士先是上初卽位瑾等以東宮內侍導

上遊戲內閣上疏言皇上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
漸晚遊戲漸廣長夏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
陛下宮中何以消日奢靡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
儉德彈射釣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
田野之畜不可育於宮廷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
不可施於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
下情不達而此數者交雜於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
明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
而莫救宗社所繫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六
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怒 正殿鴟吻及 太廟

春獸

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致燒燬天

心示警蓋已甚明伏願陛下惕然省悟報聞復上疏

曰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茲天變民窮之時

正宜恐懼修省怠荒若此禍亂將至又報聞會太監

王瀆崔通去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官鹽萬二千引

戶部請予半

上不喜召見內閣問狀內閣對曰宜

如部議

上曰用不足奈何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

鹽引

上詰其故對曰鹽引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

帶益多

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曰彼旣得旨沿途

騷擾

朝廷豈得聞知

上色變語益厲曰豈獨此

數人壞事譬如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時有諧徙遷者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爲托臣等誓以死報未敢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際內外臣僚協心倍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於上而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未有如此而不亂者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衷事非獲

已若竊祿苟容詭負 先帝又負 陛下伏乞罷黜
不允又上疏曰痛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
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賜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
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職近來數月往
徃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并上詔
書不信政令失中數事皆不聽言官亦會疏論內侍
罪狀留中戶部尚書韓公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
正部郎中李夢暘說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
公曰計安出夢暘曰比言官入章交劾諸閹章下閣

老持劾章甚力公誠及此時率諸大臣死爭閣老又得諸大臣持劾章必益堅去瑾輩易耳公將鬚昂肩毅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不死不足以報國明日早朝公密叩閣老許之倡諸大臣諸大臣皆唯公退具疏曰臣等待罪股肱值主少國疑瞻前顧後心焉如割中夜起嘆臨食而泣者屢矣近歲朝政日非秋來視朝漸晚仰觀聖容日就清癯皆言太監馬永成谷大用張永羅祥魏彬劉瑾丘聚等置造巧僞淫蕩上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嫖褻有傷禮體

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
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
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
思高皇帝業在 陛下 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
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蠶粉蕝醢何補於事昔我
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 列聖繼承傳之

先帝以至 陛下 先帝臨朝顧命 陛下所聞也
柰何姑息羣小置之左右累 聖德乎今永成等罪
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爲患非細伏望
乾剛絕私愛上告 兩宮下諭百僚將永成等明正

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太監王岳者亦與永成等共事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窘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顧獨曰外廷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令吏侍齎趨詣閣候洛陽語王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卽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衆懼

莫敢出一語荅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
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
位靡所匡救上始踐阼遊宴無度狎暱羣小文等
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
旅退鏊前謂榮曰設上不處柰何榮曰我頸有暴
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閹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閣
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遶上前跪伏哭頭觸
地曰非上恩奴僇且磔餒狗上色動瑾又進曰
害奴僇者王岳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
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外廷議狗馬鷹兔

岳嘗獻否 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
上怒夜收岳及亨智瑾又曰狗馬鷹兔何損萬幾左
班官敢諱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 上所欲
爲誰敢言者 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智亨南京
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
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
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由左右誘引以致聖心荒怠
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千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官
合詞累奏皆謂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乞明示典
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

三至內閣傳示 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事不忍遽
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
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則小人狎
玩愈肆姦邪正人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
爲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且邪正必不兩立今滿朝文
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
朝臣盡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
疑內外不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 宗社所關誠非
細故 上不允三臣各疏求去內批健遷致仕東陽
晉用東陽再乞退 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

人才朝廷公論卿毋再辭韓李皆致仕言官劉藩戴
銑等俱下詔獄錦衣鎮撫牟斌杖闕下奪職岳亨智
爲瑾所殺死於道路

二百六十七

弘治十一年十月清寧宮災 詔行寬恤求直言內
閣上疏曰竊見頃年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軍器
庫火番經厰火乾清宮西七所火內官監火而清寧
宮之災尤爲大異古先聖王遇災而懼避殿減膳責
已求言修政事明賞罰然後可以轉禍爲福變災爲
祥本朝 列聖具有故事今日急宜舉行向來姦佞

熒惑 聖聰妨蠹 聖政以致賄賂公行刑賞失當
紀綱廢弛賢否混淆賦役繁興科派百出公私耗竭
軍民困憊而大小臣僚被其脅制畏罪避禍箝口結
舌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仰干和氣災異之
積正此之由今天道昭明元惡殄喪 聖心開悟洞
察前非然餘慝未除宿弊未革雖聖仁廣大姑示含
容而中外人心憤鬱未釋故上天仁愛復有此異伏
願大開離照獨運乾剛進賢黜姦明示賞罰當行之
事斷在不疑無更因循以貽後患尤望特降綸音戒
諭臣工痛加修省廣求直言指陳時弊並垂採擇次

第施行以收人心以回天意 上悉從之時太監李

廣死乞祠額不許廣黨周輔請令李東陽爲廣寺碑

文又不許言官劾文武大臣交結廣者請追究簿籍

上因東宮午講過左春坊放班後召內閣出袖中

諸大臣辯疏問處分云何內閣請治其罪 上曰然

但六部尚書五人被劾奈何對曰但查簿籍治其有

實蹟者 上曰本無簿籍究之恐濫及耳對曰請付

臣等擬上必不太濫 上曰此籍不知有否姑宜已

之內閣疏中所謂姦佞元惡皆指廣也 出公外并

宣德三年

上御武英殿問侍臣歷代戶口盛衰對

曰禹平水土民奠厥居至桀而耗湯時已不及禹至

紂淫虐武王時又不及湯成康致理遂多於禹時春

秋戰國至秦所耗尤多漢高至文景民庶大增武帝

征伐不息十數年間民數減半昭帝罷兵務農至成

帝初戶口極盛東漢承王莽後率土之民十纔二三

明章之後天下無事人口滋殖三國六朝疆宇分裂

所存無幾隋文帝恭儉大業之初戶口極盛煬帝荒

淫役人以百萬計丁男不足役及婦人由是天下之

民聚而爲盜唐貞觀以後及於永徽戶口日增至開